

魏王之義

李志刚著

当你的一双
眼睛可以看到现
实，也可以看到
另一个世界时

海燕出版社

魏王疑冢

李志刚著

当你的一双
眼睛可以看到现
实，也可以看到另
外一个世界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王疑冢/李志刚著.—郑州：海燕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350-3994-1

I . 魏… II . 李…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6128号

著 者 李志刚
封面设计 张 赛

策划编辑 房 平
责任编辑 房 平 吴芷菁
美术编辑 李岚岚
责任印制 邢宏洲
责任发行 卢曙光
责任校对 齐 笑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河南省郑州市经七路21号 450002
电话：0371-657345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mm×1000mm
印 张 20.5
字 数 410千字
印 数 1—10 000册
定 价 25.00元

引子 兰陵王墓的噩梦

兰陵王墓的噩梦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我，以至于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常常会重复一个梦境：孤独无助的我在无边的黑暗和纵横交错的墓道里穿行，徒劳地寻找着出口。数不清的鬼影啁啾着从我的身边掠过，我惶惑地躲避着它们挥舞着的利爪和身上的腐臭气息。兰陵王那张惨白的脸和他那匹黑纸一样没有质感的坐骑经常会在我快要结束这段可怕的梦境之旅时出现。他面无表情地从我面前徜徉而过，一种难闻的陈腐味道会扑面而来……还有苗巫、山羊胡子和矮子督工，他们也经常会光顾我的梦境。我常常满头大汗地从睡梦中惊醒，然后猛地坐起来。这样的噩梦几乎贯穿了我整个大学生涯的后半期。我的性格逐渐变得更加沉郁起来，不想和任何人再谈起这段往事，每次安静或者柯小雪在无意中涉及这个话题时，我总会粗暴地打断他们。我迫切地盼望着毕业，盼望着早一点儿离开共同经历过这段可怕历程的伙伴。也许只有那样，才能消弭我心中的阴影。

这一天终于到了。

毕业后，我主动要求去邯郸一个郊县的中学教书。安静他们和我深谈了好几次，他们搞不懂我为什么会这样。柯小雪还为我的决定痛哭过，可是没有人能动摇我。我只想从心里抹去那段恐怖的记忆。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和我的年龄不相符的古怪想法：把自己放置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让生命完全消耗在平淡的岁月里，直到和大地融为一体。但尚算庆幸的是，我一直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是掩耳盗铃式的自

我安慰。

因为我知道，命运所赐予我的阴阳眼会给我带来别样的人生传奇……

我所在的学校在远离城市的县里，这里到处种着各种各样的庄稼，一眼望不到边际。远处的山峦如同一道大坝，隔绝了城市的喧哗与躁动，留下的只是恬淡的天籁人声，如果没有学生们的聒噪，这里就如同世外桃源一样安静。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形如笔架的三个起伏相连的土丘。丘上荒草萋萋，荆棘横生。我喜欢在黄昏时分独自一个人在荒丘上散步、远眺。目光所及，远山如黛，余晖如雾，荒丘下传来白杨树叶的萧索之声，让我经常会迷醉其中。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和你一起读过的书，还想读的书，以及想买的书
可阴阳眼带来的宿命让我无法躲避——在这片苍茫而寂寥的荒野里，我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恐怖情景。我曾经看到一个穿着 20 世纪 50 年代衣服的村姑坐在横生的树杈上，耷拉下来的竟然只是两只空荡荡的裤管。我看到过一个嘴角流着涎水的痴汉坐在倒地的墓碑上冲我傻笑，当我从他身边走过去再回头时，墓碑上却只有两只破鞋子。在一个月夜，我看到过宫女拎着宫灯在山林里快步行走，风沙噗噗地打在宫灯上，白色的灯纱上写着漆黑的“建章宫”字样。我还曾和一个宦官模样的人相遇……但那种恐惧都显得虚无缥缈，远不如在兰陵王墓里所经历的恐惧真实——只要能够不碰触人类最贪婪的本性，我宁愿一辈子躲在这穷乡僻壤间，哪怕与鬼狐为伴。和你一起读过的书，还想读的书，以及想买的书

安静、小雪他们也来看望过我几次。尤其是安静，几乎不出一个月就要来一次，他以一种令人费解的热情想化解我的固执。每次他们都会替我惋惜，不知道我怎么会这么依恋这个遍地荒草的鬼地方。他们会谈起自己惬意的城市生活，不死心地劝我改变主意。他们还会说起秦大伟——这个家伙靠着自己从兰陵王墓穴里带出来的几颗珠宝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而安静则把那几颗珠子做了投资，颗粒无收之后，

只好不甘心地到省文物保管所做了一个孤寂无味的保管员。那笔巨大的财富仍旧吸引着他，他甚至还跑到太行山里想再次潜入墓穴，但奇怪的是野鬼凹完全塌陷成了一个巨型坑，我们逃出的那个山洞口也坍塌了。仿佛在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同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每次我都会打断他们的唠叨，我不愿意再接纳任何关于兰陵王墓的信息。而他们都会带着失望的神情意兴索然地被我送到大路口，当他们的背影被荡起的风尘遮掩得无踪无影后我才会如释重负地回到那个安静的学校里，继续着自己闲适的隐居生活。

目 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雨夜乡谈	001
第二章 冰井寒龙	011
第三章 千年古尸	019
第四章 旋转地宫	027
第五章 地宫火蛇	035
第六章 化骨池水	043
第七章 螃蟹铜锁	052
第八章 地宫机关	060
第九章 千年血咒	068

第十章	
黑袍恶鬼	075
第十一章	
白杨荒草	083
第十二章	
雨夜鬼像	091
第十三章	
瓜棚惊雷	099
第十四章	
黑蝠金匣	107
第十五章	
千鬼夜哭	115
第十六章	
铁门孤魂	123
第十七章	
墓室魅影	132
第十八章	
铁嘴铜钥	140
第十九章	
闪电魅影	148

第二十章 神秘家谱	157
第二十一章 水下鬼窟	165
第二十二章 水晶拱顶	175
第二十三章 星光宝图	184
第二十四章 瓜田鬼影	192
第二十五章 莲花古镇	200
第二十六章 古塔灵孩儿	209
第二十七章 白雾毒障	216
第二十八章 龙灯血蛾	223
第二十九章 宝图暗谜	231

第三十章	
深洼水鬼	239
第三十一章	
幽洞鬼哭	248
第三十二章	
蛊毒妖乐	256
第三十三章	
降魔古虫	264
第三十四章	
藤桥武士	272
第三十五章	
镇水怪兽	280
第三十六章	
摄魂怪珠	288
第三十七章	
日晕孔雀	296
第三十八章	
殿前惊魂	305
第三十九章	
大结局	314

天各一方，各自都感到了强烈的怀恋。但这种版本的怀恋，是不能和“离愁”划上等号的。因为，离愁是“离愁”，而怀恋是“怀恋”。离愁是“离愁”，是因分离而产生的愁绪；而怀恋是“怀恋”，是因分离而产生的眷恋。

第一章 雨夜乡谈

漫长的暑假来临了。沉寂而安适的日子终于在暑假的一个幽暗的雨夜被打破了——可怕的夜晚注定会风雨交加……

那天黄昏，我仍旧如同一个人定的和尚般坐在土丘上远眺夕阳，远处的山峦在落日余晖中被渲染成了一幅苍茫的写意画，我的思想也渐渐地融入其中。天边的雾霭不住地变幻着。渐渐地，斜阳完全沉入了浩荡的群山。脚下露水沾衣，雾气逐渐地升腾起来。

夕阳如梦，我闭上眼睛独享着这一刻的静谧。

一阵如梦如幻的歌声蚊虫一样在我耳畔响起。在管弦鼓乐的伴奏下仿若一群男女在暗处纵情高歌，但那歌声又显得异样压抑。我睁开眼，远处仍旧残阳如血，近处仍旧荒草萋萋。那歌声在一瞬间消失了，周围只有虫声唧哝。

我随即又闭上了眼睛，一切都沉浸在黑暗当中。那歌声又如同蚊蝇一般响起。不是幻听！是一种真真切切的声音，它缥缈如同仙乐，钟鼓齐鸣，宛若自九天而来。我吃惊地睁开眼睛，暮色苍茫下，只有三个荒冢一样起伏相连的土丘安静地伫立在苍翠中。我的阴阳眼开始疯狂地跳动，心也随之狂跳起来，难道我又将要看到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对于那些游荡在草莽间的孤魂野鬼我早已经司空见惯。我知道，这三个形状奇特的大土丘下面一定蕴藏着不为人知

的巨大秘密，但我不想再动用我的阴阳眼，惟恐那足以把人推向深渊的诱惑再次出现。

我紧紧地闭上了眼睛，缥缈的歌声竟然越来越近了。我侧耳细听，鼓乐声中歌词明晰可辨——

从明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

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

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

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

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

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

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

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

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

休矣美矣！惠泽远扬。

我大吃一惊。这歌词的内容对于我这个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十分熟悉——它是《铜雀台赋》——三国时期曹植在邺城铜雀台落成时所作，是汉赋中的经典作品。在这偏僻的乡里怎么竟然会有人唱这么文辞优美、词调古拙的汉赋？我神使鬼差地睁开了眼，眼前的一幕让我神魂飞跃：原本草木茂盛的三个土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三座气象巍峨、直耸霄汉的高台。三座高台以浮桥连接，台上楼宇连阙、飞阁重檐、雕梁画栋、气吞日月，台下河水曲绕、绿杨如嶂、花木繁盛。此刻，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坐在正中高台的女墙上。一群峨冠博带，穿着汉服的人鹄立在殿廊前，十数个高绾发髻的彩衣舞女正挥袖作舞。这奇异的景象就如同闪电一样转瞬而逝，当梦幻般的场景雾一样消散之后，出现在我眼前的仍旧是荒凉的土丘和丛生的山林。那些美丽诡异的歌

舞潮水一样隐退在了黑暗当中。

但我耳畔却分明回荡着鼓乐之声，它婉转悠扬、声如裂锦，天籁一样在黑暗里穿行。“咣！”一声金鼓如同银瓶乍破，四周里立刻万籁俱寂。一股浩荡的长风扑面而来，闪电突然游龙一样从我头顶掠过，还没等我缓过神来，一声惊雷摇撼天地，狂风鬼哭一样发出奇怪的尖啸，满眼的树枝被狂风吹成凌乱的一团。

暴雨豆粒一样抽打着我的脸，雨幕完全遮住了我的视线。恐惧让我的心揪成了紧紧的一团，我疯一样顺着土丘滚落下来。眼前出现了一幕幕可怕的情景：荆棘、骷髅和高耸的楼台交替在我的眼前晃动，针一样的荆棘深深地刺入了我的肌肤，我翻滚着跌落了下去……

等到我艰难地睁开眼睛，眼前出现的只是朦胧一片。昏黄的灯光下一张老式镂花八仙桌，两旁搁着两张古色古香的木椅，桌子上放着一个镂花提炉，提炉里香烟袅袅，云遮雾绕。“喀嚓！”一道电光射进了窗棂。我猛地坐了起来，一张面无表情的灰白色脸噩梦一样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你醒了？”那张可怕的脸凑在我的眼前，惨白如纸。

“你是谁？”我瞪大了眼睛，“这是哪儿？”

“我是校工，这里是门房！”那张苍老而惨白的脸别了过去，他闷哼了一声，用一根簪子一样的东西去挑油灯的灯捻。灯光下他的身材显得异常瘦小，猴子一样佝偻着，斑白的头发在风里蓬乱地招展。一件宽大的蓝色工作服袍子一样兜在他的身上。

“我怎么没见过你？”我从一张嘎吱作响的雕花木床上站了起来。

老校工冷冷地闷哼了一声：“哼！是你眼界太高了，来学校几个月了整天泡在土丘上面，怎么会认识我们这些干粗活的人？”

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这个学校里现在只有你和我两个人。”一道闪电划破黑暗，他猛地回过头来，瞪着疯牛一样的鼓眼睛直直地望着我，问道：“你在大学是学什么的？”

“中文。”

“哼，”他背着手开始在狭小的门房里踱步，“亏你还是学中文的！那你知道这所学校建在什么地方吗？”

我茫然地摇头。

“曹操你总该知道吧？”老校工冷傲地问。

“当然，他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老校工仰起头忘乎所以地大笑起来。“哈哈！”他的眼睛突然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那你知道曹操葬在什么地方吗？”

“邺城。”我冷冷地说，“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县。这有什么稀奇？”

“这所学校就是古邺城的中心！”老校工的身影在电光中摇曳着，“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我知道你经常在黄昏的时候在土丘上静坐。可你知道那些土丘是什么吗？”

我又茫然地摇头。

“三台。”一声炸雷，老校工瘦弱的身体在光影中被拽出好远，“学校所在的这个村就叫三台村，你不会不知道吧？”

老校工在闪电光亮之中徘徊。此刻，他完全不像一个村老，而是如同教授一样博学自信：“东汉末年，经官渡一战，曹操击败雄踞中国北方的大军阀袁绍，自领冀州牧。至此，整个北中国大部分地面皆归曹操麾下，邺城也随之成为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后，曹操又加封魏王，权势更加显赫。建安十五年曹操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兴土木营建邺都，兴建了铜雀台。随后，又分别于建安十八年、十九年相继建造了金凤台和冰井台，史称铜雀三台。”

我猛地一惊：“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学校旁边的三个土丘就是铜雀三台留下的夯土？”

“不错。”老校工点了点头，“可惜岁月如刀，繁华尽去……”老校工叹了一口气背着手来回踱着步，“你知道吗？想当年，那座铜雀台相

当于今天十三层楼的高度，楼顶上还铸造了一只舒翼奋尾、势若飞动的巨大铜雀。楼内蓄养一大批供曹操寻欢作乐的婢妾和歌伎，享用的规格，远远超过了汉献帝……”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打断了老校工的话，“你说话的样子完全不像一个校工，倒像是一位历史学家。”

“我是校工。”他眯着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每天打钟、做饭；伺候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我知道这些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座学校周围的村民都知道这个传说。”

窗外电闪雷鸣，在闪电的映射下三台土丘鬼影森森。

“年轻人，窗外有许多鬼影对吗？”老校工头发凌乱的脑袋凑到了我的跟前。我的眼皮突地一跳：一个脸色煞白，宫女打扮的影子梦幻般出现在老校工的身后。宫女发髻高绾，长袖拂地，但她的脸像是被涂抹了一层白粉，没有一丝血色，正目光空洞、亦步亦趋地跟着老校工。

我赶紧闭上了眼睛。

“你看到什么了吧？”老校工仍旧镇静自若地踱着步，而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些年来这些鬼物可没有少打扰我！”

我睁开眼睛，蜡像一样的宫女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你真的甘心在一座乡村学校里把自己的一辈子消磨掉吗？”老校工目光灼灼，鹰隼一样直直地盯着我，“你真的想白白浪费掉祖宗赐予你的这双眼睛？”

我的心头一凛，吃惊地站了起来：“你到底是什么人？”

“好吧，是到摊牌的时候了。我在这个鬼地方隐忍二十年之久就是为了等待一个机缘，现在这个机缘终于来了。”老校工惨然一笑，“你也许不知道有一个叫华中天的考古学专家吧？他是省考古队的队长，也是全国汉代考古的顶尖专家。二十年前，在一次去山区考察的途中他意外地坠下了山崖。那件事情震惊了全国的考古界……”



“我知道这个人。我两个学考古的同学经常会提起这个人。”我突然想起安静和秦大伟曾经向我叙述过这件在考古界震动一时的事，“可他和你有什么关系？”

“那个人就是我。”老校工提高了嗓音。

“什么……他不是已经……”一声惊雷，整个屋子都被这惊天动地的响声撼动了起来。

老校工又是惨然一笑：“我隐姓埋名在这所乡村学校做校工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三个土丘！你知道吗？这三座土丘下面埋藏着巨大的秘密。雄霸北方的魏武帝在建造三台时倾举国之力，他死前又为自己设计了七十二座疑冢，要在七十二座疑冢中找到真正的魏王墓就要从这三座土丘下手！”他叹了一口气：“二十年前，我在考古界已经小有名气，但我这个人向来喜欢标新立异，经常发表一些与传统观点相悖的言论，这些言论成就了我，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毁了我——我树敌太多。最后，为赶上破格评高级职称的最后期限，我将一篇论据不充分的论文匆匆发表……”老校工昂首闭目，一副痛苦的神情，“那篇论文认为曹操七十二疑冢中隐藏着巨大的财富。许多考古专家对我群起攻之，说我是以文邀功。他们的根据是，在历史文献中曹操是一个极为节俭的帝王，他在《遗令》当中也叮嘱后人要薄葬，所以我的论断成了千夫所指，而我又拿不出实实在在的论据来支持我的观点。从那以后我在考古界的声望也一落千丈。于是，在深思熟虑后我就故意制造了一场事故，而后偷偷地隐居到了这里。”

“你想花费后半生为自己翻案？”我问。

老校工点点头：“我坚信我的观点。历史有时候就是一场骗局。你能指望一代奸雄给你说实话吗？曹操写那篇《遗令》只是想欺骗世人，要不然他也不会设什么七十二疑冢了。这个三台村遍地是宝，村民们经常可以从土丘里面挖出一些盆盆罐罐，我也不例外——这个拨灯的簪子就是一根汉代的玉簪，桌子上的香炉也是一只越窑褐釉香熏提炉。

如果可以打开三台的封土，你可以想象这地下会埋藏着多么巨大的财富……”

“你是说在三台的地下就是曹操的墓群？”我惊问，“这样看起来，曹操七十二疑冢不只是一个传说？”

“不！任何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帝王都会在生前规划好自己的归宿。根据我的考证，在修建三台时曹操招揽了一大批能工巧匠，他其实在享受歌舞升平的时候就一直在谋划着为自己建造一个庞大的疑冢群……”老校工的话音未落，一道游龙一样的闪电蜿蜒着穿过窗棂，幽暗的门房瞬间被照亮，我清晰地看到了一个青面无须的宦官模样的人，抱着一只浑身乌黑的猫呆坐在椅子上。闪电隐落的一刹那，“喀嚓”一声巨雷摇撼着窗棂嗡嗡作响，那个可怕的家伙就如同浸在水里的纸片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黑暗里。

老校工看了一下我：“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不要惊讶，这个地方当年曾经生活着数以千计的婢妾、歌伎和宦官、工匠。这个地方太奢华了，这些人的精魄会永久地凝结于此，无论你看到什么怪东西都不用惊讶。”

我稳了一下情绪：“既然你认为三台不是埋葬曹操的地方，那么你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这么感兴趣？”

“我刚才已经说了，曹操曾经在这里养了好多宦官、工匠，这里面一定隐藏着有关曹操真正墓穴的大量信息。而且三台也是当时邺城最繁华的地方，想来也会有不少的珍宝古玩。”

“原来这就是你隐居的目的。”我冷冷地说。

老校工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只要你肯和我一起干，这个千古之谜就一定会解开。”

“你要我有什么用？”我故作镇静地走到放在地上的一只铜鼎旁，在铜鼎的篆文上用手随意一抹，一张怔忪的白脸雾一样飘起。我触电一样缩回了手，那张脸就像水泡一样悄然迸裂……